

關朝鮮宣布獨立之前所必需的準備步驟等問題，舉行諮商。

這個程序符合代表權與諮商權。任何正直的人都必須了解，否決蘇聯代表團所建議的程序。是和遵行這個必要的規定不相牴觸的。

還有一個撤退軍隊的問題。我們雖對蘇聯做此慷慨的姿態表示讚揚，但是這個姿態似以挑戰精神出之，我們對此又不得不表示遺憾。我們認為朝鮮獨立問題是一個十分重要和嚴肅的問題，大家不可以利用它來向任何人挑戰和尋釁。

我們已經聽到美國代表團鄭重保證美國政府具有將軍隊撤出朝鮮的充分決心，可是撤退軍隊的價值不在於它是一種犧牲權利的行為，而在于它是有秩序的和平的促成朝鮮獨立過程中的一環。

由於我們和蘇聯代表團對這兩個關於朝鮮代表權和軍隊撤退的實際問題並無基本的爭議，所以我們認為確有很正當的理由，要以最誠懇的措詞，向蘇聯代表團提出呼籲和懇求。我們要籲請蘇聯代表團對於這個聯合國已經預備要在朝鮮做的工作，不要此刻就作不參與其事的斬釘截鐵表示。

這項工作對我們這個年青的組織而言是真正具有歷史重要性的事業。我國代表團欲重申其誠懇的希望，願蘇聯不要單因為方法的爭議，而就不參加我們這個實現共同目的的事業。

我提出這個呼籲，有人會說我太天真，太直爽。但我這個行動完全是為朝鮮不幸人民利益着想的，因為他們現在有成為權力政治犧牲品的危險。

雖然我們明知這個大對立局面的力量和性質，可是我們不能坐視朝鮮人民因我們的行動而陷入可怕的命運：一個沒有代表性的議會，一個四分五裂的政府，一個支離破碎的領土。

我請蘇聯代表團考慮到，朝鮮特別委員會的委員國多數都是朝鮮的鄰邦，他們致力謀取全亞洲解放的誠意並不下於任何其他國家。倘使蘇聯真如它過去常常所說，在這個艱鉅的事業上是我們真正的同志，那麼蘇聯政府為什麼不與我們在這個委員會內合作？倘使蘇聯代表團懷疑這個委員會今後工作的方式和範圍，那麼較好的辦法豈不是蘇聯加入這個委員會，供獻意見，參加討論，以求覓致共同的意見，或甚至於在必要時提出反對？

所以，在投票贊成第一委員會所提出的這個決議案時，我要清楚聲明我國代表團不排斥蘇聯參加聯合國朝鮮臨時委員會工作的可能性。該委員會之門向蘇聯敞開，我們歡迎蘇聯代表在那裏和我們一同工作。猶如大會討論雖也一再經歷困難和紛亂，而蘇聯代表仍在這裏和我們一同工作一樣。

主席：關於議程這個項目，還有四位代表要向大會發言。所以我看今晚是不可能結束朝鮮問題的討論了。

如果沒有異議，我們現在散會，並定於明晨十一時，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午後十時五十五分散會

## 第一一二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五午前十一時在紐約佛拉星草場大會堂舉行

主席：Mr. O. ARANHA (巴西)

### 六九. 繼續討論朝鮮獨立問題

主席：我們現在繼續討論第一委員會就朝鮮獨立問題所提具的報告書（文件 A/447）。

今早大會當前有一個新的文件，A/477，這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所提的決議草案。

我這裏的發言名單上列有七國代表：中國、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巴拿馬、波蘭及挪威。

為使大會工作順利進行起見，我想徵得大會同意，在今早第一發言人演詞告畢後，即行截止報告發言。

在中國代表發言的時候，請所有欲就朝鮮問題發言的代表，向秘書報名。第一篇演詞告畢後，本人即將發言人名單全部宣讀，如大會同意，即宣佈截止報名。

現在請中國代表發言。

蔣先生（中國）：第一委員會所提各建議，是該委員會經長期審慎討論所得的結果。在審議朝鮮問題的現階段，本人如將前經該委員會討論過的細節一一覆

述，實非恰當。所以本人祇想把中國政府及本代表團在朝鮮問題上所特別注意的幾個要點論述一下。

中國非常重視朝鮮的統一和獨立。爲了這理由，中國在一九四三年開羅會議裏曾建議聯合國准許朝鮮人民獨立。

也是爲了這個理由，我們曾經盡力敦促兩個佔領朝鮮的大國，採取有效步驟，促成朝鮮獨立。

中國所根據的理由是什麼呢？中國政府的動機又在那裏呢？中國對於朝鮮是不是有政治、經濟、戰略或者意識形態上的特別企圖呢？全都沒有。如果中國有什麼企圖的話，那就是它想朝鮮得到統一和獨立，因爲有一個統一獨立的朝鮮，就消除了中國的一切憂慮，也符合中國的一切利益。

朝鮮以它的天然富源，它的歷史，它的文化狀況，大可成爲亞洲的“斯坎的那維亞”，維持着比較高的生活標準和文化水準，與他國無爭，珍惜並堅保其獨立，而且和歐洲的斯坎的那維亞諸國一樣，對於世界上各種目的崇高的事業，也都可隨時盡其一部分的貢獻。但如果我們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稍有不慎，這個國家卻又將一變而爲亞洲的“巴爾幹”。

在我們這大會內，曾有人表示恐怕朝鮮會受一個外國單獨支配。這種恐懼有無根據，是另一問題。至於本代表團則認爲唯一解決的方法，並不是以一國的支配代替另一國的支配。朝鮮問題的真正最後解決辦法，必須從兩個因素中產生：第一，我們必須設法加強朝鮮人民的力量；第二，我們必須設法加強聯合國在朝鮮的影響。

從我們方面言，我們隨時都願和世界所有的國家合作，來防止任何一個外國單獨支配朝鮮的現象。我們將樂與一切國家共同簽訂一個自我約束的規約。我們所以不會提議這一辦法，因爲我們承認聯合國憲章本身就是各國的一個自我約束規約。第一委員會的各項建議，其實就是基於此原理的；換句話說，我們必須一方面使朝鮮人的朝鮮國，自己強大起來，他方面，我們又必須在這個過渡階段，運用聯合國所能發生的影響和道義力量。第一委員會的建議，別無其他動機。本人更認爲朝鮮問題除此以外，並無其他解決辦法，同時我們也不能另尋其他途徑，而不解決朝鮮問題。因此，本代表團籲請大會熱誠支持第一委員會的建議。

主席：在未請下一發言人發言之前，本人先要宣佈一下，已報名發言的計有以下幾國代表：捷克斯拉

夫、南斯拉夫、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巴拿馬、波蘭、挪威、聯合王國及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現在報名業已截止。

現請捷克斯拉夫代表發言。

Mrs. SEKANINOVA (捷克斯拉夫)：在第一委員會討論中，捷克代表團曾發表意見，<sup>1</sup>說明捷克斯拉夫與朝鮮兩國，雖在地理上相距甚遙，但捷克斯拉夫熱誠關切朝鮮人民之恢復獨立。在委員會中，我們面臨三個主要問題：第一，討論朝鮮問題一舉是否屬於聯合國主管範圍；第二，朝鮮人民代表參加我們這裏討論的問題；第三，恢復朝鮮獨立的問題。

捷克代表團認爲在這裏討論朝鮮問題，越出了聯合國主管範圍之外，因爲聯合國所須處理的是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事務，而不是替第二次世界大戰做清算的工作。但是委員會中多數代表，都想討論該問題，所以捷克代表團當時也曾申述它的意見。我們認爲在國際關係上，有幾個基本原則，不得更改。其中一個即係無論何國都有權利參加與它自己國運有關事項的審議。因此，我們認爲朝鮮代表參加聯合國討論一問題，不獨與朝鮮人民有關，且牽涉聯合國本身。

第一委員會決定討論一個對於某一民族有切身重要的事項，卻不讓該民族的代表來參加討論，就目前一事來說，是對朝鮮人民甚爲不利的；同時這也嚴重地違背了憲章的基本原則，若果遺棄這些原則，我們這個組織就很危殆了。對於邀請朝鮮代表參加聯合國討論的問題，第一委員會中的多數既然給予了一個否定的答案，因此，在美國決議草案（文件A/C.1/218）及其修正案提付表決時，捷克代表團不能參加。

向我們提出的辦法共有兩種，據說二者殊途同歸，都是以促成朝鮮自由和獨立爲其目的的。蘇聯決議案（文件A/477）提議於一九四八年初將佔領軍撤退，聽由朝鮮人民建立其本國政府。美國則提議趁佔領軍在場時，由一個聯合國委員會主辦選舉，而於朝鮮本國政府成立以後的一個時期，也還有若干特別指示。

依照蘇聯的提議，朝鮮可以儘速完或其獨立。美國的決議案，則引入與問題本質無關的因素，就是說，要建立一個民主的國家，實則那是一個純屬一國內政的事情。提議設立的聯合國委員會，是與朝鮮人民的主權相違背的，從那決定該委員會將來工作的任務規定上看來是如此，從該委員會在這裏產生的情形上看來也是如此。它的成立沒有得到朝鮮代表的同意，並

<sup>1</sup> 參閱文件A/C.1/SR.89。

且他們還不在場。我們覺得美國決議案的提出，不獨是由於不信任朝鮮人民在政治上已屆成熟，抑且是由於不信任基本民主程序本身上所有要素的緣故。

爲了本人在此所略述和我們在第一委員會所詳釋過的種種原因，捷克代表團將不參加表決載於文件 A/447 的第一委員會建議，而將支持載於文件 A/477 的蘇聯決議草案。大會如果通過蘇聯決議草案，就使朝鮮人民得自由處理其本身的事務，那樣一來，他們不久可到這裏來，以平等地位和我們合作。

主席：現請南斯拉夫代表發言。

Mr. BEBLER (南斯拉夫) 聽了第一委員會中某些演詞，特別是蘇聯代表的一篇，我們不得不注意到朝鮮和希臘兩者情形的極端相像。希臘有它的 Tsaldaris，朝鮮有它的李承晚，希臘和南朝鮮，兩者都有無數的監獄，其中囚滿了民主人士；希臘和南朝鮮都有像 Quisling 一般賣國求榮的人物，當權當政。因此，據我們看來，最可怕的就是希臘和南朝鮮彼此相類的情形還會發展下去。美國代表團在此所提議的某數點，就證實了我們所懷的恐懼甚爲有理由。

大家也許還記得，一九四六年二月，聯合王國外長 Mr. Bevin 在安全理事會的演說中，<sup>1</sup> 宣佈英國軍隊將在不久的將來，退出希臘。是的，他當時確曾指定某些條件，那就是：舉行選舉；成立議會，再由議會組設政府；建立警察力量，維持內部安全；建立希臘軍隊等等。

現在，兩年快過了。希臘國內選舉業已舉行，國會也已成立，組成的政府，不止是一個，而且有好幾個。希臘已經有了一個對內的警察部隊和一枝國家的軍隊。但聯合王國的軍隊還是在那裏。

杜勒斯先生昨天的演說中，<sup>2</sup> 有多點頗和兩年前 Mr. Bevin 就希臘問題所作的演說相像。他也提及選舉和成立政府等類事情。他定下了美國軍隊撤退的好些條件。我們怕的是杜勒斯先生昨天在大會的聲述，將會和兩年前 Mr. Bevin 就希臘問題所作的演說，有同樣的結果。再過兩年，南斯拉夫代表也許又能夠援引杜勒斯先生的話，溯述他所指定的條件雖已一一實行，而美國軍隊還是留駐朝鮮，沒有撤退。

這兩宗案件，還有一個相像之點，那就是調查委員會的委派。杜勒斯先生昨天說，南朝鮮據稱是個地獄，而北朝鮮是個天堂，但偏是美國建議派出一個調

查委員會到南朝鮮去，而蘇聯卻不肯接受這樣的一個調查委員會到北朝鮮去！有一位法國政治家，我想是 Georges Clemenceau，他曾說過，“要想不解決某一問題，就可派出一個調查委員會”。換句話說，這位聰明的政治家認爲調查委員會之設，就是要把問題的解決延擱下來。專門技巧，已大有進步，於美國尤然。電力、原子能等等的新用途，日有發現；調查委員會，也有這種現象。Clemenceau 時代，調查委員會的用處，是延緩問題的解決；今日，它還有其他種種作用。在希臘，我們看見過這種情形了：派赴該國的調查委員會，向我們陳述一個事實上並不存在的情勢，而真正存在的情勢，它卻找不出辦法來解決。它確屬手段高妙：據它說，英國的武裝軍隊，是和希臘情勢無關的。然而調查委員會的委員，卻在街頭巷尾的酒排間，和英國軍官們大喝其威士忌。

大家看吧，今日的調查委員會，是一套很完善的工具，但凡它的主人們，想要把某一情勢塗上什麼色彩，就可借重它做這工作。我們這些調查委員會所代表的就是那個在這裏組織好了的多數。委員會所做的工作，就是那個多數後臺主人們要它去做的工作。我想這又是希臘和朝鮮間一個相似的地方。你們所要派出的調查委員會也有個多數，一定會反映着大會中那個多數的意見。所以它將來調查出來的，就正是那些刻意叫它調查出來的情形。在這事上，和在其他的問題上一樣，有的是一個惡性的循環，溯其源則出於大會中那個多數所抱的精神，而這種精神，卻是不民主的精神。

我們東歐諸國，不時被指爲“警察國家”。但大會中多數所作的決定，精神上正是支持着一個把美國變成世界警察的政策。

因爲我們不願有一個國家在別的國家裏面以警察自居，也因爲我們忠於聯合國的憲章——這憲章最大的特點，就是所有民族權利平等那個觀念——所以我們要投票反對第一委員會多數所提出的決議案，而贊成蘇聯決議案。

主席：本人現請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發言。

Mr. KISELEV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我們面對的事實是過去兩年間朝鮮問題迄未解決。我們自然要問，這是爲了什麼原因，並且要怎樣做才能夠促使這個困難而重要的問題早獲解決。

<sup>1</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輯，第一號，第七次會議。

<sup>2</sup> 參閱第一一一次會議，第三十二頁至第三十四頁。

大家都知道，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依照蘇聯、美國和聯合王國各外長的決定，成立了蘇美聯合委員會。該委員會的任務一方面要對朝鮮擬訂適當的初步措施，一方面要協助朝鮮建立臨時政府。不幸蘇美聯合委員會沒有完成預定的任務，沒有產生實際的成果。從各文件中，就可看見美國代表團對於某些異常重要問題的立場，是絕對不肯讓步的。在整個討論中，美國代表團千方百計阻礙工作的進展，最後竟使莫斯科協定所規定成立的朝鮮臨時民主政府無從產生。

再者，美國代表團於規避各種想要求取一致同意的努力以後，復指稱聯合委員會中的蘇聯代表團阻礙朝鮮問題之解決，並且藉此為詞，將朝鮮問題向大會提出。很明顯的，這問題之提出，從法律和實際的觀點看來，都沒有充分的理由。這是全屬非法的。

美國代表在第一委員會中說，朝鮮之所以不得成為統一獨立的國家，是由於“蘇聯的倔強”。但我們知道，事實並非如此。美國代表團自己承認，關於“與朝鮮各民主政黨和社會組織會商”的程序一事，業已達成協議。但到了要着手實行解決這問題的時候，卻發現欲參加會商的政黨和社會組織共有四百六十個，南朝鮮很多的政黨和組織，都有名無實，而且其中絕大多數還是反對根據莫斯科協定來解決朝鮮問題的。聯合委員會中的美國代表團，堅持所有這些政黨和組織無論怎樣的小，都應參加會商。理由據說是一個已獲解放的民族，在成立它自己政府的時候，其獨立的思想，應准自由發表。

這些團體和組織，多數是代表南朝鮮的反動分子，並且反對莫斯科協定，現在卻要請它們來會商朝鮮問題，使聯合委員會中的美國代表團得向世界輿論提供口實，替它的反民主行動辯護。

現在很清楚，雖以蘇聯代表團堅決的努力，可是委員會當時仍然不能夠達成一致的決定。蘇聯代表團屢度表示，朝鮮問題應由有關各國解決。蘇聯政府始終一貫，據理力爭，務期莫斯科朝鮮協定見諸實行，並願協助朝鮮人民實現其求取自由與國家獨立的願望。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蘇聯提議蘇聯及美國軍隊應從朝鮮撤退，使朝鮮人民得建立其自己的民主政府，這就再度證明誰在真正幫助朝鮮人民。蘇聯提議外國軍隊撤出朝鮮一節，打開了一條可以建立自由獨立朝鮮的道路。這個反映着弱小民族利益的蘇聯建議，提供了一個最簡單、最合情理的解決朝鮮獨立問題的辦

法，並在目前進退維谷的情形下，向我們指示了一條出路。

這個擬將所有美國和蘇聯軍隊於一九四八年初同時撤出朝鮮並讓朝鮮人民自己建立一個朝鮮全國政府的提議，將給朝鮮人民本身一個機會，可以建立他們自己國家的政府，而不受到外人的干涉，並將使他們儘速完成其獨立。

朝鮮人民一直注意着大會中討論的發展，等待着大會作成一個有關他們命運的公正決定。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團認為朝鮮臨時政府應由真正的朝鮮愛國人士組成。在會商設立一個單一的朝鮮政府藉以確實施行像在北朝鮮所已施行的那一類的民主改革時，一切親日分子和背叛人民的人，無論其為公開的叛徒，抑或係暫時躲在民主假面具背後的叛徒，都應拒絕其參加。這政府應以擁護三外長莫斯科朝鮮問題會議所定政策的那些民主政黨和社會組織共同參加為其組織的基礎。

這樣的一個方案，了無疑義是與朝鮮人的真正願望相符合的。朝鮮反動分子，由李承晚、金九等人領導，已和人民脫了節，現在卻在大聲疾呼，說美軍撤退以後，朝鮮就會陷於內戰與流血，朝鮮就會喪亡。他們懼怕朝鮮人民要把他們那些不負責任的反動分子的現有權利褫奪，另選真正維護人民利益的人來代替，所以他們才這樣的大吵大嚷。

這些反動分子和支持着他們的美國軍事當局，施行種族歧視，拒絕推行初步民主改革，殘酷迫害進步分子，並在南朝鮮普遍發動警察恐怖行爲，這種種情形，都不能不激動朝鮮人民對於這些反動分子和支持着他們的人，大起憤恨。

驚人的恐怖，籠罩着全朝鮮，民主政黨和組織，備受迫害，它們的工作人員，被逮投獄。警察和他們所主使的恐怖隊伍，在南朝鮮威嚇各城市及鄉村的人民。光天化日之下，有組織的集體屠殺和逍遙法外的謀殺，業已司空見慣。警察和恐怖隊伍，正在屠殺人民，非法逮捕人民，復向民主政黨和組織的領袖和黨員，施行酷刑、兇殺，而對民主報紙的辦公地點和印刷設備，則施行破壞。南朝鮮的民主工作人員，於過去兩月中，千千百百的被殺害。

日人佔領時代，反動行爲，漫無約束，但南朝鮮現在的情形，較之當時最黑暗的日子，有過之而無不及。

那些美國手下的傀儡們——朝鮮的反動分子——想到他們不久就要和朝鮮人民面面相對，大起恐慌，於是躲在美國刺刀背後，盡力設法使蘇聯和美國兩政府不能達成協議，復對聯合委員會的工作，多方阻撓，以防止朝鮮臨時民主政府之成立。不幸的是，他們不難成功，因為美國的外交，一貫都在暗中破壞莫斯科協定。

我們從報紙上的報導，得知美國統帥部和軍事行政當局，並不保護人民使免受恐怖和暴力的統治，亦不謀恢復當地秩序，反而推波助瀾，慫恿恐怖主義者和警察，向民主組織和同情那些組織的人民，進行罪惡的活動。

從本年八月起，態度比較鮮明的民主組織裏面的人士，整群整群的被逮捕，民主報紙也迭受搗毀，General Hodge 知而不禁。所有這些民主政黨和組織，都被迫而潛伏，它們的會所和財產，都被洗劫。在南朝鮮境內，土地改革，沒有施行，勞工、僱員，沒有法律來保障，人民的政治自由、普選權、女子與男子均等的權利等等，也沒有法律來保證。工人和工人組織，仍然沒有什麼權利。前充日本傀儡的商人們，連聽也不願意去聽工人們提出的要求。工會負責人現正遭受大規模的壓迫和逮捕。實際上，工會已被迫而變為地下組織了。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團，反對第一委員會中多數所通過的那一個設立聯合國朝鮮問題臨時委員會的決議案。有基本重要性的第一件事，就是外國軍隊要撤出朝鮮，讓朝鮮人民自己有權選出他們所願選出的政府，不受外方的干涉，亦不須有美國和蘇聯的軍隊在場。

白俄羅斯代表團認為，目下情勢的唯一適當解決辦法乃係通過蘇聯所提的決議案，將美國和蘇聯軍隊於一九四八年初全部撤出朝鮮，俾朝鮮人民得自行成立朝鮮的國家政府。朝鮮人民，應立即得到獨立，亦應立即有其自己的民主政府，不可再行稽延。

白俄羅斯代表團茲特聲明，它拒絕參加表決現所提出的決議案，因為這決議案既無理由，又屬非法。

主席：本人現請巴拿馬代表發言。

Mr. RIVERA REYES (巴拿馬)：巴拿馬代表團曾於第一委員會中贊成這個給予朝鮮獨立的提議，現欲正式聲明，它當時那樣辦，是至感欣幸的，而且隨時都願在本大會中支持並批准該項提議。

新朝鮮共和國之創立，巴拿馬人民，深引為喜。

本人曾至日本帝國兩次，一次在一九三七年，一次在一九三九年。當時目見日本人對二千五百萬朝鮮人施行橫暴不公之待遇，歧視所至，及於其所穿着的服裝，心中大起不平之鳴。從那時起，本人即渴願此二千五百萬的人民得成為自由的公民。

這個歷史的事實，使巴拿馬人民深感無限慶幸，因為巴拿馬對於民族自決的原則，對於人類的自由和人權的尊重，對於世界上祇應有自由公民，不應有被奴役國家的原理，都是力予維護，力事遵行的。

聯合王國最近給世界一個賢明行動的好例子，允許緬甸獨立，於明年一月六日宣佈為共和國。這一件事，使全世界大感樂觀，因見大戰中的勝利國，不再和已往一樣，於戰事告終之日，即將某些民族與領土劃歸自己治下，反而慷慨地建立新的、自由的和獨立的國家，准其享有全部的主權。從可以明白看出，雖則有人還在作種種的努力，企圖支配世界奴役世界，不惜用強烈的宣傳，來創造不正當的印象，說某些強大的國家，鄙視正義和光榮，不顧那種尊重文明民族國際關係指導原則的各國固有尊嚴，只顧自私和貪得，可是世界仍在朝着國際和平和安全那方面迅速發展。

巴拿馬共和國，乃是美洲大陸上最年青的國家，現在欣向新建的朝鮮共和國致敬禮，懇祝其國運興隆，並望它能早日到這保衛人類和平和世界安全的莊嚴堡壘來，做聯合國的會員國。

主席：本人現請波蘭代表發言。

Mr. LANGE (波蘭)：本人祇將簡略地說明波蘭代表團就我們當前兩個決議案所取的立場。

本屆大會開會之始，波蘭代表團即已表示它認為在本大會討論朝鮮問題，實屬不當。我們所以有此主張，因為我們認為朝鮮問題屬於結束上次大戰後果的問題之列。這些問題，和關於和約等等的問題一樣，並不屬本組織的主管範圍，應由其他為此設立的機關審議。

我們現仍認為最好不在這裏審議這一問題。但是，因為該問題既已由第一委員會受理，現且已提到本全體會議中來，我們就當然不能不發表我們的意見，表示我們的立場。

第一委員會歷次會議中，本代表團的代表業已詳細論述朝鮮的情勢，並就這個情勢和可以採行的補救步驟，發表我們的意見。

本人不再詳述我們在第一委員會中說過的話，祇簡約地表示本人就兩決議案所抱的意見。

第一個決議案是在第一委員會的報告書中向我們提出的，其中關於朝鮮問題，已作有幾項決定。它決定要成立一個委員會。它提出了幾個關於朝鮮舉行選舉的建議。它還提及了建立一個全國政府，以及這個政府將來應該會商聯合國委員會實行的某些事項。

該決議案又說，將來到了某一時期——這時期沒有指定——要和佔領國商定辦法，將其武裝軍隊全部撤出朝鮮。

本人不願涉論這些提議的是非曲直。這些提議，有些是有用的，有些却沒有。本人所關切的一點是這些關於解決朝鮮問題的提議，沒有一項是徵求過朝鮮人民代表的意見以後才提出的。有一個為本組織與一般人所公認的基本原則，凡是有關某一民族的決定或建議，會牽涉到不獨它的民族利益，而且甚至它的存亡和它未來的命運的，都不應不事先徵商該民族的代表而逕行提出。

我波蘭民族，對這一點，感覺特強，因為歷史上有一個時期，先後一百五十年，我們自己民族的獨立地位，為人所褫奪了。所以任何關於我們的決定，如果事先不徵取我們代表的意見，我們都深惡痛絕。今日朝鮮人民，被人強其接受某種關涉其自身利害的決定，而不徵取他們的意見，我們設身處地，大可知他們的觀感為如何。因此，我們不能投票贊成這決議案。但同時我們也不認為我們應投票反對它。我們認為未曾聽取一個民族的代表意見即不應作有關該民族的決定的那個原則，是有基本重要性的，所以我們祇好乾脆地不參加投票。

還有一點本人想請大會注意。這點和上述那個未曾聽取一個民族的代表意見即不應作有關該民族的決定的原則相類似。那就是外國軍隊的問題。朝鮮不是一個敵國。剛相反的，它是一個日本統治下的受害國。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認朝鮮為我們戰時的與國，祇不過為了國家獨立地位被人褫奪的緣故，當時它不能夠表示意見而已。

我們很能了解美國和蘇聯派兵朝鮮暫行佔領是由於軍事上的需要。為要驅除日本的軍隊，繳卸它們的武裝，很顯然的需要有此一着。但我們看不出任何理由，現在仍應繼續軍事佔領。日本軍隊的武裝已被解除，日本的統治已歸終結，現在正是朝鮮民族該自行建立其政府的時候了。

這一點是兩個決議案所承認的，但是如果沒有先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領土，我們就看不出怎樣可能真正有效地執行這一步驟。繼續維持朝鮮駐軍，是沒有什麼可根據的合理的。我們認為在未舉行選舉、未成立政府以前，或者與此同時，就必須撤退軍隊，讓朝鮮人民有完全的自由，不受外方的壓力，把他們國家的生活組織起來。

我們在別的事件中，也是同樣的維持這一態度。我祇將提及希臘事件。關於這事件，波蘭代表團也曾在這裏的大會全體會議中提議將所有外國軍隊撤出希臘。該國也不是一個敵國，而是在戰時和同盟國聯合在一起的國家。因此，我們歡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首先發動提出蘇聯和美國兩國軍隊於一九四八年初即行撤出朝鮮之議，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公正的提議，一個應為有關各國家所採納的提議，也是一個我們這組織大可贊同的提議。因此，我們將投票贊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所提出的決議案請美利堅合眾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將其所屬軍隊於一九四八年初同時撤出朝鮮。

主席：本人現請挪威代表發言。

Mr. LANGE (挪威)：本人想簡簡單單地說明挪威代表團所投票的理由。

在委員會審議朝鮮獨立問題時，挪威代表團曾經棄權，現在大會審議該問題，本代表團將再行棄權。我們棄權的理由如下：第一。我們認為從原則上講，戰後與前敵國重立和平關係的問題——朝鮮獨立問題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屬本組織所當辦理的事項，而係曾積極參戰各國所當處理的事情。第二，即使我們確知直接有關各國無達成協議之可能，因而必須在此討論該事項，我們也未曾得到充分的時間和機會，來研究過這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因此，我們不能就所涉問題採取一個確定的立場，所以我們不得不棄權。

主席：本人現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發言。

Mr. MANUILSKY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有好幾個代表團曾列舉理由，反對那個要求大會討論朝鮮問題的提議，為的是這問題所涉及的各點，和戰後待決諸問題有密切的關係。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團，也抱同樣的見解，但認為同時有強調某些其他理由的必要。

我們現在審議的是朝鮮問題，是有關朝鮮二千五百萬居民將來命運的問題。就本人記憶所及，討論一個

民族的將來命運，却沒有該民族的代表在場，而在那個討論中，就把該民族的命運決定了，這情形，在聯合國的歷史上，委實沒有先例。誰曾授權美國代表團代表朝鮮人民說話呢？誰曾允許杜勒斯先生提出關於該國將來組織的提議呢？讓杜勒斯先生舉出一個文件，一個根據，或一個法律證件，證明他曾受權提請大會討論決定朝鮮應於何時舉行選舉及如何組織政府等問題，並證明美國代表團有權——也許更恰當的說，證明它自稱有權——來從事組織朝鮮軍隊那一個與國家主權相衝突的行為罷。沒有人給杜勒斯先生這權利，也沒有人能够這樣做。朝鮮人的組織，朝鮮的人民，都沒有給他這權利，而朝鮮人民卻是有他們自己的民主政黨和組織、他們的民衆組織和民選組織的。然則誰曾給他這項權利，在沒有朝鮮人民代表參加的場合下來決定朝鮮問題呢？美國代表團又何以必須規避斯拉夫各國代表團代表所提出的那個公正要求，不准朝鮮人民的代表出席大會呢？理由是簡單的。唯一的解釋，就是美國代表團唯恐北朝鮮發生的種種事情，宣揚於外。至於南朝鮮的情勢，卻使人聯想到鴟鴞，因為鴟鴞是懼怕白晝的亮光的。

南朝鮮的情勢，這裏已經提及過，現在本人將作簡短的概述。第一，在南朝鮮成立了的政權，對於民主政府的建立和朝鮮人民的實行自決，並無助益。其實，那是一個軍事佔領下的政權，使人想起在最近過去大戰期中所見的軍事佔領形式。南朝鮮內所成立了的政權，就是這麼的一個政權。在政治及安全問題委員會中，本人曾特意援引某些文件，裏面所載的不是民主組織所作的聲述，而係美利堅合衆國反動領袖們所作的聲述。這些文件證明，General Hodge 於甫履朝鮮領土之日，即認為該領土基本上是日本的，因此曾頒令聲明他將藉日本行政方面的助力來統治該領土。

本人又援引華爾街日刊 (Wall Street Journal) 一類報紙所登載的國外通訊——華爾街日刊是反動的報紙，我們不能說它和每日工人報 (Daily Worker) 或下午報 (P.M.) 有什麼相同的地方。記者 Cromley，在這些報紙中，記述了美國軍事當局所說的這樣一句話：美國的將官和士兵，對於朝鮮人民，都鄙夷備至。但現在有人卻建議我們授權這般人來執行朝鮮民主獨立方案的工作。

目下南朝鮮爲了政治原因而受逮捕與監禁的人數達二萬，而在日人佔領下全朝鮮的政治犯也還不過六千人，我們怎樣可以解釋呢？這和聯合國憲章相符合

嗎？朝鮮勞動同盟，朝鮮全國農民聯盟，朝鮮全國青年聯盟等民主組織，在人民陣線下，聯合了六百萬的人民，美國當局遽予解散，我們又怎樣去解釋呢？這可叫做執行莫斯科會議的各項決定嗎？這能符合聯合國憲章的精神嗎？別說了罷，諸位先生！這是對民主基本原則肆無忌憚的違反，這是對聯合國憲章和莫斯科協定所訂各原則肆無忌憚的違反。

本人又想援引一位極其溫和的人士 Mr. Roger Baldwin 在去過朝鮮以後所作的敘述。他說，美國在朝鮮沒有成立任何民主體制的機關，祇創立了一個典型的警察國家。寫這句話的，是一位美國公民，是一位見解極爲溫和的人，也是一位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盟員。提到這些極堪恨痛的事實——我說極堪恨痛，因爲這些事實真使我們替朝鮮人民的自由擔憂——本人想向我們的印度朋友說幾句話。

我們非常同情印度代表團爲反對南非種族歧視政策而從事的鬭爭。我們認爲印度代表團是在維護着一個大義凜然的主張，我們本着原則上的考慮，今天將在政治及安全問題委員會中予以支持。但我們有權利請問印度代表團一句：鑒於美國當局對朝鮮人所施的待遇和南非聯邦施諸土人和印人的待遇大相懸殊，印度代表團的立場，豈不因此而變弱了嗎？在這情形下，印度代表團怎樣能够替它支持該決議案的行為辯護，而不自相矛盾呢？我是本着友善的精神發此一問的，並請印度代表團相信烏克蘭代表團仍將衷誠擁護印度代表團關於南非種族歧視問題的主張。

我們已經提出了一項提議，並將續予支持。蘇聯代表團提出了將軍隊撤出朝鮮的提議。這提議請雙方將軍隊撤退，讓朝鮮人民自由解決其自己的命運，不受外來壓力的干擾，也不受美國當局乃至於蘇聯當局的任何參預。還有比這一提議更爲合理的嗎？凡是懂得情理的人，想一定都該支持這提議，因爲它是和憲章的原則相符合的。反對的人舉出什麼理由呢？據他們說：“這將破壞秩序”。本人請問，破壞什麼秩序？

本人將把蘇聯當局在北朝鮮所有的成就告訴各位一下，再說說我們所認爲的秩序將是怎樣的一種秩序。我想籲請諸位，一動其最基本的正義感。蘇聯當局進入朝鮮以後，即聽由朝鮮人自己選舉他們的委員會，不事干涉，這是對了呢，還是不對了呢？朝鮮人民爲組織這些委員會而舉行選舉，這些委員會所得的贊成票爲總票數百分之九九.二，因此我們在北朝鮮就有了一個代表國民陣線的機構。蘇聯當局對於以民主方法解決

土地問題的進行不事干預，這是對了呢，還是不對了呢？大家都知道，在日本殖民朝鮮的時代，日本殖民者取得很大的地產，而朝鮮的土著人民，則簡直要在幾塊零碎的土地上慢慢餓死。蘇聯當局聽由朝鮮人民自行斟酌解決該問題。國民陣線的各委員會，推行土地改革，結果一百萬公頃以上的土地，其中泰半原為日人殖民所有，現在都已分給七二五，〇〇〇個朝鮮家戶了。

在這會堂上，誰將替日人殖民辯護，和朝鮮農民作對，而公開作此聲明呢？

蘇聯當局和它的軍隊，入駐朝鮮以後，即採行不分性別的普選制度，促使所有機關盡用朝鮮文為正式語文，開辦學校和醫院，並協助朝鮮人民掃滅文盲，這是對了呢，還是不對了呢？現在大會各位代表不知道目前朝鮮有三分之一的人民，在那些為文盲而開辦的學校和講習班中修學呢？

北朝鮮人民對於蘇聯當局之所以具有同情和信心，其理由在此。

我還要再進一步。常聽有人爭辯八小時工作制的問題，或者某一國家是否可以採行八小時工作制和制訂社會立法的問題。北朝鮮蘇聯當局，並不干預國民陣線委員會採行八小時工作制與制訂社會立法。這些措施，是朝鮮人民自動於北朝鮮內施行的，而我在此公開的說，他們這種舉措是蘇聯當局的代表們曾寄予愛護的同情的。

難道諸位因此而怪責我們嗎？諸位能稱此政策為殖民政策嗎？假如諸位肯不憚煩瑣而在民間舉行複決投票的話，將見蘇聯當局是怎樣深獲人民的同情和信任的。蘇聯的官員們是在一個異乎尋常的學風中作育出來的，這學風我們叫做斯大林民族友誼。在我們的國家內，人人享受平等權利，不分種族和宗教。我們的憲法第一二三條說，凡鼓勵任何形式的種族歧視，或從事此種宣傳者，應視為國家之公敵而予以懲罰。這是我國憲法所明言的。

我們的官員們，很自然的就把自己當作是在朝鮮暫居的客人。事實上，我們在北朝鮮所成立的就是這樣的一個政權。

美國的當局和美國代表團的代表們叫這做共產主義。不是的，諸位先生，這不是共產主義。說一個境內百分之九十都是小農地主的經濟落後國家行共產主義，實在是荒謬得可笑。這不是共產主義。這是戰後

各民族舍此無以自存的老老實實的民主政治。這是各民族和平與安全的基礎。

在這種情形之下，現在竟有人提議我們派出一委員會，把一切的事情，再從頭做起。

有人說，現在的情形是一片混亂；他們說——這是他們的基本論據——在現階段要從南北朝鮮撤出軍隊，將使該地陷於無政府狀態。我請諸位對此論據，略事思量。那些乞靈於此論據的人們，想一定還不知道他們這樣做會使他們自己和他們國家的立場，有點站不住。如果秩序祇能靠外國的刺刀來維持，那麼當地的人民也就一定恨惡這種秩序，而且這一定是個不穩而腐化的秩序，因為祇有一個穩定和持久的秩序，才不須借助於刺刀而得民衆的信任。

本人記得政治及安全問題委員會中有人提出另一論據，說北朝鮮有軍隊來維持秩序。果真如此，又證明出什麼呢？這祇證明北朝鮮蘇聯當局的政策得到了人民的完全信任。我們並不害怕北朝鮮的軍隊。但美國的政策呢，卻是一種單憑外國刺刀為後盾的政策。美國害怕朝鮮獨立，甚至害怕有一支小軍隊來維持秩序。這證明蘇聯政府的政策，甚屬健全。

有人問，既然說北朝鮮的情形那麼好，南朝鮮的又那麼壞——至少杜勒斯先生曾以此為論據——那末為什麼我們卻怕派出一個調查委員會去參觀該兩地呢？本人要從詳討論這一問題。本人將坦白發言。也許我們能把這個問題從此永遠了結。

誰來參加這個調查委員會呢？本人先討論一下菲律賓代表 Mr. Romulo 所說的話。假如我們確實覺得，Mr. Romulo 在觀察世界大勢和國際關係時，戴的是一副從美國某公司買來的金框眼鏡，上面再配了一雙歪曲所有事物原來形狀的美國鏡片，那麼我們將怎樣做呢？我們寧願相信朝鮮人民，而不願相信 Mr. Romulo。我想 Mr. Romulo 不會以此為悔。因為朝鮮人民對其自身的需要，自然較 Mr. Romulo 知道得清楚。而且，假如我們明天要派出一個由朝鮮人組成的調查委員會來做一個仲裁者，去斷定 Mr. Romulo 在他本國內有多少的獨立性，或決定他是否能代表他本國人民的意見，我很想知道 Mr. Romulo 會說些什麼話。

我將依次論及調查委員會的其他各位委員。讓我們先以澳大利亞為例。澳大利亞代表在政治及安全問題委員會中說<sup>4</sup>：“這是一個異常複雜的問題，牽涉到整個紛紜錯綜的太平洋問題”。烏克蘭代表團聽見了這句

<sup>4</sup> 第八十七次會議。

話之後，立刻開會討論這個所謂太平洋問題可能牽涉到的各方面。我老實告訴諸位，我們對那剛剛萌芽的澳大利亞帝國主義，是抱莫大的恐懼的。它不是不獨威脅到朝鮮，而且威脅到目下太平洋一帶殖民地與非殖民地的國家嗎？這個太平洋問題，引起了極其廣大的問題，牽涉到中國和安南與南洋一帶的關係。所以在這情形下，我們不能相信澳大利亞代表團在解決這問題的時候，是大公無私的。

讓我們繼續下去。請舉加拿大為例。上屆大會告終後，我們幾乎還未下船歸國，加拿大就有人製造出一宗反蘇事件，一宗以蘇聯為抨擊對象的事件。同時，那裏還展開了一串大足貽羞於加拿大的激烈煽動行為。現在加拿大門戶開放了。但是，為誰而開呢？為了那些站在德國方面向聯合國家作戰的罪犯們。我們並沒有向他人提出忠告的本分，但我們可以奉告加拿大代表團一句，憶昔法國亦曾歡迎這一類的亡命分子，但在法國盡了一番地主之誼而後，卻有一位白俄亡命分子 Gorgulov 謀殺了法國的總統 Mr. Doumer 以為報。我想警告各位，不要盡這種款接之誼，而對這一類的分子，尤其不可那樣辦。

最後，讓我們說說法蘭西代表團——我就這題目絮絮不休，實在有點痛苦。老實說，法蘭西代表團是不能贊成朝鮮獨立的。朝鮮獨立，是個好榜樣，感染所至，將及於安南，祇這一點，你們就不能贊成朝鮮獨立了。我看見你們在笑，但昨天我們才聽見 General de Gaulle 說，他認為希特勒還沒有蘇聯那麼危險。這是什麼意思呢？法國代表團有沒有否認這項聲明呢？為什麼法國還沒有人譴責這個戰爭販子呢？你們仍然以為我們會相信你們能一本天良，客觀地去從事解決朝鮮問題嗎？而且，自從法國代表團出席巴爾幹問題委員會的代表因試行採取獨立的主張而被該代表團屏斥以後，你們還以為我們會這樣的相信你們嗎？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恐怕上述各代表團中會要為了政治原因而懷着雙重偏見去對付朝鮮問題的理由。也就是為什麼烏克蘭代表團不能參加也不願參加這樣一個調查委員會的理由。諸位先生，我們所走的道路，是趨向各異的。

最後，我想再提及一位調查委員會的委員，即薩爾瓦多代表團。該代表團的特點，有如下述：根據統計，自舊金山會議以來，薩爾瓦多代表團從未投票反對過美國，卻一直和美國投同樣的票。這裏似乎又是

一個會員國，可以加強美國的信念，將來調查委員會一定會遵奉美國命令行事。

本人必須要承認。我們所以不信任調查委員會，認為這個委員會對付朝鮮問題，將要偏袒一方，其理由不盡於此。我們還有別的理由。我們一定要公開的指出，在現有情形之下，美利堅合眾國特別注意那些有和平秩序的地方，那些能將問題解決的地方，和那些沒有衝突環境或情事存在的地方，想在那裏故意撩起紛亂，好得藉口干涉。

這方法並不新奇。這是各國一向用來支配它們所有受委統治領土和殖民地屬土的老方法。諸位當憶多年以來，凡在討論印度問題之時，那些殖民主義者和有殖民思想傾向的人們，總是答覆說：我們是不能離開印度的，如果我們離開，該地就立刻發生紛亂，而回教徒就將大行殺戮印度教徒了。又憶埃及的情形，亦類乎此。表面上說要維持秩序，其實則所有在埃及的措施，都純為維持殖民地的統治。因此，我們認為在目前發展階段上，美利堅合眾國對於它所意圖侵入的地方，必先設法在其中造成一種混亂的狀態。同時，它還想借助聯合國來完成它的目的。我們曾投票反對臨時委員會，因為那委員會是造成這種混亂的工具。這也是我們現在說我們不能贊成設立這個朝鮮人民沒有裁可也沒有要求設立的調查委員會的理由。

諸位所作的決定，不能造成有利的情形，俾朝鮮問題便於解決，祇能造成種種情形，使美國得將朝鮮變為傀儡國家。而且諸位還會使朝鮮因此變成一個軍事基地，一個發動軍事行動的跳板。惡聲昭著的反動分子金九，在 *Journal American* 報上寫過：“如果一個右翼政府在朝鮮建立起來”——諸位聽着，說的是右翼政府，不是民主政府——“美國就可有一海軍基地，而此一基地與沖繩島互為犄角，將使美國在太平洋區的朝鮮灣一帶，佔一最優越的地位”。金九這個說法，並非偶然。

我們現在走的道路，是引我們到這一地步的。這就是你們所要投票贊成的事情。諸位先生，現在你們就要投票了。本人有責任，有義務，代表烏克蘭代表團，向諸位將真情奉告。投贊成朝鮮調查委員會的票，將造成一座新的培育着不和狀態的溫床，貽患無窮。請記取這一點！

主席：發言名單上已無要求發言的人了，我們現在表決第一委員會所建議的決議案。

該決議案以四十三票對零通過，棄權者六。

主席：我們現在表決文件 A/477，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所提出的決議草案。

Mr. VYSHINSKY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本人請舉行唱名表決。

唱名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者：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捷克斯拉夫、埃及、波蘭、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南斯拉夫。

反對者：阿根廷、澳大利亞、比利時、玻利維亞、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國、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古巴、多明尼加共和國、厄瓜多、薩爾瓦多、法蘭西、希臘、洪都拉斯、冰島、印度、盧森堡、荷蘭、紐西蘭、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巴拿馬、巴拉圭、秘魯、菲

律賓、土耳其、南非聯邦、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烏拉圭、委內瑞拉。

棄權者：阿富汗、丹麥、阿比西尼亞、瓜地馬拉、海地、伊朗、伊拉克、黎巴嫩、賴比瑞亞、墨西哥、挪威、沙烏地阿拉伯、暹羅、瑞典、敘利亞、葉門。

該決議案以三十四票對七票否決，棄權者十六。

主席：未延會前，本人欲將發言名單上就聯合國及其各機關須多利用國際法院一問題發言的各國代表團名字宣讀一下。要發言的有以下各代表團：波蘭(該國提出一修正案)、澳大利亞、伊朗、哥倫比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加拿大、巴西、法蘭西和埃及。現在報名業已截止。

午後十二時五十五分散會

## 第一一三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五午後三時於紐約佛拉星草場大會堂舉行

主席：Mr. O. ARANHA (巴西)

### 七〇. 聯合國及其各機關必須對國際法院作更廣大之利用：第六委員會報告書 (A/459 及 A/459/Corr.1)

主席：請第六委員會報告員發言。

Mr. KAECKENBEECK (比利時)：第六委員會就聯合國及其各機關必須對國際法院作更廣大之利用所提出的報告書(文件 A/459)已經分發各代表團。

經第六委員會通過的這個報告書是相當長的，因為它詳細地論到了各項法律問題，並載入某些代表團所作的許多陳述。報告書全文似乎用不着宣讀。不過，略為加以解釋可能是需要的。

第一件要注意的是有一項更正。第一個決議草案英文本內的“in particular”字樣應當刪去，因為在第六委員會所通過的案文內並沒有這個字樣。

第六委員會所建議的三個決議草案間之共同思想是大多數代表團——除少數幾個以外——都切盼法律的和司法的方法越來越獲得尊重，而國際法院也越來越為大家所借重。

有許多代表對於大家之過於不注意事件之法律方面同時對近年來仲裁與司法程序之受到忽視一點，表示深切的遺憾和真正的憂慮。

第六委員會建議大會通過的三個決議案中的第一個決議案是論及由正式認可之機關或專門機關就法律問題，特別是憲章之解釋問題，請求國際法院發表諮詢意見的事宜。

波蘭代表團曾向第六委員會提出一個修正案，主張刪去所有關於憲章解釋的字樣。據稱國際法院是無權解釋憲章的。波蘭修正案僅得六票贊成，遂為第六委員會否決。

委員會的絕大多數代表認為在准許國際法院就法律問題提供諮詢意見的規定中，絲毫沒有將解釋憲章的問題攬於這些法律問題之外。

再則，該決議案絕對無意將法院變成一個機構，可以強迫聯合國的其他機關接受它對憲章的解釋。當法院發表諮詢意見時，它只是運用它那專家的資格，一個特別合格的專家的資格來行事的。

既然這個技術問題要引起一番討論，本人忝為委員會報告員，認為有責任要預先防止某些誤解。

該決議案並不使任何機關或專門機關必須要就憲章之解釋或其他法律問題，請求法院發表諮詢意見。但是有許多代表團認為在某種情況下要求發表此種諮詢意見可能是適當的，是需要的。這便是此項建議之用意所在。